



菜园与校园

蔡长兴

农村的学校,听课者众。除了班级里的孩子,还有扎根在后面的菜园。张前小学的学生以外地生居多,姓氏也杂。菜儿们也不相让,单姓有生菜、花菜、芥菜、包菜,还有复姓的白萝卜、胡萝卜、地瓜叶、西红柿、四季豆、马铃薯等。至于后来插队的花和草药,算是外来移民、旁听生。

菜园还是一片杂草地的时候,住在一楼的低年级的孩子们,眼里都是荒芜的颜色。听他们朗读课文的声音,就像风吹过烈日下的荷塘——美是美,身子骨都软绵绵的,立不起来。刘新群老师是1991年来的,他以前的学校在大田农村,景象可是空山新雨后,娇艳欲滴时。那会儿,他的眼里被各式各样的菜占领着,青青翠翠,活蹦乱跳。到了这,这些菜儿还是不放他,时不时蹦出来,说:“我要……我要……”可是,眼前的学校,连他自己睡觉时都得缩腿抱头,半夜醒来就摸摸是床还是地,哪里有空地放青菜们出来?他一次次看着学校后面那块地,一次次安慰菜儿们:“再等等,再等等。”

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盼来了学校改建,孩子们退出水泥乒乓球台,把原来属于菜的地盘还了回来。刘老师头脑里的菜儿们急不可耐,嚷嚷得他夜不成寐。不再当校长的刘老师跟吴校长一起商量:把球台改成菜畦?吴校长有钓鱼爱好,可是怎么也不可能把空地换成池塘的。何况鱼和菜关系好着呢!宋代范成大大有诗为证:“海江风浪作堆,时新鱼菜逐春回。”见菜如见鱼,吴校长一锤定音:种菜!

种什么菜呢?各种菜互不相让,都说自己最好。生菜说自己好养易熟,还不挑地,随便能活。花菜就笑了,瞧你那样,能有点品位不?这是学校,不是你家,好马配好鞍,谁能像俺吃进嘴里也是一朵花?孩子们没见过这阵势,又不懂这些菜的来历,只好请刘老师裁定。刘老师心怀苍生,舍不得这,放不下那,就决定:按姓氏笔画为序,各色菜轮流坐庄。从菜籽落地,孩子们就按班级顺序挂钩联系一块块菜畦,分畦到班、责任到人。菜一天天

长起来,一个比一个招摇,常常在孩子们上课时抛媚眼,搞得孩子们不知道看书还是看菜。生菜枝叶大,蓬松松的,一人占一大块地,就有孩子学着扩大自己书桌的地盘,带来不良风气。才一季,生菜就被换掉了。地瓜叶就顺势爬了上去,它的手脚够快的,不仅占着自己的,还偷偷地伸到别人领地。那会儿,不仅孩子们的足球水平“蹭蹭蹭”地往上涨,而且脚下功夫也了得。桌面上安安静静,底下却是龙盘虎踞。

最受益的是老师们,碗里的颜色一天一变,气色越来越鲜润,心也跟着年轻。悟性高的,悄悄地把种菜心得和报告,糅合到教学中,得到奖状一张张。我们办公室,偶尔也会收到一小捆生菜、一小包地瓜叶。吃着这么青春洋溢的青菜,忽然就想,什么时候再到张前小学去。到中午时,听校长说:“走,今天在学校食堂吃点自家种的菜。”真留下来的时候,刘老师就走到菜园,我还没看清楚,他的手已经提着一棵花菜过来。他一边洗它白白的脑袋,一边介绍它的成长历史。似乎在他眼里,每棵菜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雄浑篇章。他洗得很慢,像是在安慰一个即将走上战场的孩子:不用怕,来生还是棵好花菜!伴随着他的声音,水哗哗地流,一阵一阵地起伏着。后来,我才知道刘老师不仅教数学,还教音乐。他瘦削的身体,怎么能流出那么饱满的韵律?

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孩子们都围到菜地里,看看各自领地里的菜。闹哄哄的身子,拱来拱去,孩子是菜,菜也是孩子。菜太多了,就卖给村民。同样一批菜,和孩子一起长大的,比孤零零长在野地里的,要好看得多、健康得多。后来,菜就不卖了,留下来,给在学校做核酸的医护人员吃。每一种青菜,都是一缕清爽的春风,拂去他们湿漉漉的疲惫。

今年三月,医护人员离开的那一天,刘老师也到了退休的时候。他又邀请我到菜园散散步。我知道,他舍不得那些菜,想再看一眼,再看一眼,这个村子里,已经教过的31年的学生和才开辟了两年多的菜园……



青梅

雷海红

小时候,在我的家乡,在拦河坝靠山的一侧长着一棵青梅。青梅树上果子众多,可即便等到梅子成熟,黄澄澄的,也没有人去采摘。成熟的梅子掉在地上,一颗颗腐烂。也许是村庄里的人不知道用青梅酿酒,也许是梅子的味道实在太酸了,不仅酸还带点苦涩,所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青梅一年年开花一年年结果,人们却对它熟视无睹。我们,一群青涩的少年,却时常来到梅子树下,倒不是为了吃梅子,而是为了挖青梅树旁的竹根。我们把竹根做成烟斗或者其他根雕,反正那时我们习惯用自己的双手制作各种玩具。

不过我们听说梅子可以制酒,但又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每人各自摘了一些新鲜的梅子回家,用来酒泡着。这其实哪里是酿酒,因为酒是家里现成的。再说从小家里就不让我喝酒,说喝酒会让脑子不好使,所以我滴酒不沾,至于用来酒泡的青梅也就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我念完初二时,我们村里的中学被并入城关的一所中学。因为不用再经过那一段路,也不再时兴挖竹根做玩具,我就再没有去那个拦河坝,也没再见过那棵青梅。从此,少

年的往事和青梅都留在了那里。但后来,每逢过年用到用青梅做成的年货,我又不禁会想起那棵少年时的青梅。

大学毕业,我留在异乡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去年我去一个同学家参加同学间的小型聚会,路过原来的那个拦河坝,便站在桥上端详了一会儿,我想找回童年和少年的影子。几十年过去了,除了房子变得更好了,故乡大体的样子都没变。河边的大红枫树还在,原来的拦河坝还在,甚至河边的那条灌溉渠也还在。看着故乡的景物,我的内心感到无比亲切,但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到那棵青梅,只知道那里的树木郁郁葱葱,一如当年的样子。不知它是否还在那里,就像村里的许多老人,一辈子生活在那里,一辈子没有移动脚步。

梅子不仅仅是一种水果,也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我的邻居中有叫梅子的,我的同班同学也有叫梅子的。立夏之后,江南进入了梅雨季节,连绵的雨水下个不停。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就想起少年时家乡的那棵青梅,它还像以前一样坚定地站在我的脑海中,而树上的梅子已经成熟,黄澄澄的,在一片青绿中显得那么另类。



华表山风光(三章)

万代辉

草庵怀古

身似浮萍,假华表山一片险峰,结草为庵;“寻寻觅觅”的宋词家国风雨飘摇,屋上三重茅随风零落。

日月更替,岩石铺开眼前妻妾杂草,交错荆棘的悬崖;一团盛极而衰的火光,从西北苟延,千里迷茫一路惶恐,悄悄直逼东南沿海的丘陵腹地。

锐气收敛,依壁而栖,砖石没了锋利的棱角,掣肘落脚的缝隙间,心灵的翅膀自由翱翔。黑漆漆的四野,托付一轮红日,简洁瘦长的线条,点燃生命的火花,祭起意识圣地的石壁。

归巢的倦鸟叫落夕阳,黑夜萤火闪闪,不为照亮只为智慧点灯。

跌坐之间电闪雷鸣,胸中乾坤,自有万里无云的澄澈。

宋元时万里海疆扬帆纵横,岛礁油浪排空,大明王朝航运谢幕,岁月依旧潮来潮往。柴门开合几百年,一幅无字的构图标注永生,阅尽低矮门前的蹉跎岁月,时光流逝,依旧有当初淡定的容颜。

梅花,一簇簇绽放原野山间。万石花开,追寻的双眸一路缤纷,缠缠在季节的每一枝头。登临的脚步,叩响曲径,心路通幽,天籁之声浸润于舒展的脉络。

冬天再长,阳光不会吝啬它的温暖,寒冷的风如期捎来春天的祝福。与山石相望,这是一帧透迤的绿色风景,千万年时光倏忽而过,岁月如驹过隙。品一杯香茗,浸泡悠悠往事;摩尼、钱榧、抗倭、反清、弘一……韵味悠远,心田草长莺飞。

在一草一木间,巉岩相伴峥嵘,深沉不语感知冷暖。万石梅峰,香白心来。永恒的岩石蹉过时间之河,做首长天,与其饱览万里风云,不如在山顶点亮星辰;月亮是孩子提着的灯笼,那些光亮,寄予世界祥和与安宁;让夜莺,唱出黎明的欢歌。

千年桧树

风雨相伴成长,生命在千年时光刻下悲欢的年轮,每一段都是故事,让叶针对坠落的方式回馈大地,于崖壁前自渡重生。

圆滑的枝干,删除那些风吹日晒的皴裂;深扎的根,在晨钟暮鼓中入世禅修。

一花一世界,山上的翠绿春风菩提。石磴步道,林间枝丫彼此作揖,鸟儿雀跃,看万里长空一片悠然而过的云彩,绝妙生动,那是天地间默契风景,或是人生的因缘际会。

一站千年,明镜亦非台;岁月犹如拂尘,擦拭红尘滚滚的纷扰。古寨、古寺、古井,刀光剑影的烽火远去,千百年间你来我往。桧树,千年集于一身,以灵魂的舞步,相拥周遭的不老气息,记录晋南赤土铺的迎风路浪,也坚守前世今生的意欲情深。



《古厝》摄影:许涌跃

画外音

大古厝

任剑锋

在砖、石的缝隙聆听沧桑。
在朽木的纹理察看古老。
岁月流逝,古厝几经易主。
倚靠在大门边,看看这门楣。曾经迈进多少荣耀,也流淌着多少恩怨悠悠的琐碎。
门楣外,漂泊着多少游子。带走了自己的躯体,也带走一个又一个亲人,却带不走故乡。无论在外多么飞黄腾达,总是要衣锦还乡。
这古厝,是游子漂泊的灯塔。
不管你漂泊在哪里,古厝,依然静静地屹立在这里,在游子的心灵深处。
有了古厝的耸立,就有了出发和归程的勇气。
你的根在哪里,你的灵魂就在哪里!



雅趣

瘦身修行记

随着年龄数字的增长,我的体重也噌噌往上攀升。个头不足160厘米,体重已逾越65公斤。衣服越穿越宽大,衣柜的衣服换了好几拨,从小码涨到两个加大码。圈内好友时不时揶揄我,晒在朋友圈里的照片,经常被调侃:台风来了也不怕,你最安全;你怕不是被你老爸抱养来的吧,只因照片上的老爸身形清瘦;岁月是把杀猪刀,只因旧照片上的我还有几分窈窕。

都说减肥瘦身是女人一生的修行事业。原本我对胖瘦没啥概念,家有老父,以肉肥身健为美。每次一回家,父亲就会说:“怎么瘦了?是不是工作太累?好好补一下。”大鱼大肉喂足一个假期,假期结束回单位,体重又上升了。再者,我崇尚顺其自然,认为身体自有调节功能,胖瘦乃天定,人为干预,对健康不利。爱吃则吃,想吃必吃,从不亏待自己的味蕾和肠胃。至于胖人体质,乃是顺应天命。

被朋友们调侃多了,自然自尊很受损。加上年底体检报告一出来,竟然有轻微脂肪肝,我着实吓了一跳,毕竟年龄还不至于伤肝的程度啊。痛定思痛,我决定瘦身减肥。我对瘦身并无经验可言,也从未想过有减肥这一天。到处打听,多方询问,有人说吃减肥药瘦身快,有人说针灸减肥躺着可以瘦,有人说可以健身运动减肥,有人说瑜伽减肥很有效,有人说节食减肥。吃减肥药是万万不敢,听说对身体有副作用,本来瘦身是为了健康,这不是南辕北辙么?针灸减肥听上去不错,看了下价格,再看看自己的荷包,还是算了。节食减肥那更难,我这每天打工人的工作量,还不把自己节食成一个黄脸婆?想来想去,还是练瑜伽吧。就近找了个瑜伽班,勤恳打卡,上课准时,一周四节课安排,雷打不动。每次憋着气,把手脚掰来掰去,身体扭来扭去。练得费力,笨拙得可以,老师看了直叹气。老师建议我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当的瑜伽课程,瑜伽有许多种,有的是拉伸,有的是塑形,有的就是健身减肥。

我趁着优惠折扣办了张健身卡,挑了一些力量瑜伽课程,开始漫漫瑜伽之路。力量瑜伽有很多体能训练动作,上课热身,一来就是五分钟平板支撑,几秒钟我就趴下了,其实我也很想坚持,无奈手臂直抖,肚皮也在抖。老师很严格,一看谁趴下了,马上就点名。看着别人都在撑着,我也只好趴一秒,撑一会儿,来来回回折腾,几分钟后,背上热汗直流。这还是刚热身,还有各种练腿练胳膊,下蹲、波比跳、开合跳,一小时后,我直接趴下,然后瘫着腿回家。头几个月,特别难受,我上课班级在四楼,每天爬楼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大腿痛,肚皮也痛,下楼时,只能一步一步挪。曾经千万次地对自己发问:“我这是为了什么?要受这番苦头!是饭菜不香吗?是嫌自己的工作不累吗?”

其实,我天性喜静不喜动。训练的时候,我一直在心里默念:“生命在于运动,我要爱上运动这件小事。”我硬着头皮坚持着,知道只要一松懈,所有努力都付之流水,我不想成为别人的笑话。转眼自虐了两年,我的平板支撑时间越来越长,从一分钟到两分钟再到四分钟,这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大限度,毕竟我是零基础。身体四肢的各种拉伸扭转,也开始流畅起来,我的体重日趋正常。

瑜伽老师经常对我们说一句话:“静下来,听懂你的身体的声音。”运动,需要听从身体的声音,它的喜怒哀乐,你要用心倾听,听懂了它,你才懂得什么时候需要坚持,什么时候需要休息。在它病痛的时候,和它对抗,你会受伤;在它懈怠的时候,与它和解,它会一蹶不振。真正的运动是让你的身体既活跃又愉悦,处在一个健康自在的状态。动静皆宜,运动,能让你的身体保持新陈代谢的更迭;静止,则能让你的身体修复和休息。

一食一饮,亦是如此,关注身体的喜怒哀乐,好好吃饭,健康饮食。我们常常为情绪的喜怒哀乐买单,那些增长的赘肉,多数是你的情绪垃圾,那是你的身体为你放纵之后所付出的代价。美食是人间的快乐,你不能拒绝这快乐,但你要懂得这快乐的极限。我们常说,等等你的灵魂,听听灵魂的声音,我们的身体何尝不需要我们的等待和倾听?

瘦身,是认识和了解你的身体的一个过程;瘦身,是你不断地和各种欲望既和解又斗争的过程;瘦身,也是不断把生命调整到一个最舒适健康的状态过程。瘦身是一场生命的修行——一场生命与生活和谐相处的修行。



诗群

印象蔡敦福宅(组诗)

蔡燕卿

蔡敦福宅,位于晋江市东石镇,系晋江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由旅菲华侨蔡敦福于1946年建造,建筑面积1371平方米,两进五开间,双层,嵌弧一法师撰书的诗刻2方、楹联6对。

第一眼

站在埕院里仰望,清风拂面
石桌椅摆放在石埕中央
我想让它们偏一点

水已烧开,茶香翻滚
那些相似的复杂
藏在杯中
我希望有人来
亦不希望有人来

天空要是只属于自己,多好
学着走过夜路
学着从黑暗中掏出星光
做一棵树按时成长
也做一座宅邸,习惯等候

红砖墙上的“福”“寿”逐渐模糊
本该完整的荣光
被剥落被侵蚀
如被偷走的伤口

原来,连一座宅子也有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疼痛

构图

取景时,择几杈枝丫
微绿带黄,也夹着枯焦
年轮中的悲喜
刻上专属印记
一生就很美

就差一扇窗子
希望它环绕圆满
镶嵌的窗台,像瞳孔那样专注

就差一把木梯子
披上尘埃 收集岁月的灰
木门半掩虚实,不知还要撩动谁
龙头门檐冷风经过

泥雕的将军们,继续守望
深井草籽冒尖,也蹿出几撮绿
我目之所及
都是又一次的眉眼相对

归于土地

天色湛蓝 夏日可爱了几分
鸟雀返回六角亭上闹腾
感觉身体渐渐悬空
一定是要我看见什么 落在这土地上

红砖 白石 琉璃瓦 不知名的木材
一栋房子
回归土地 真诚而别无他意
如同土壤里开出的花
祭献出美丽
而美丽却酝酿了我的善良
困惑 还有我的厌恶

只有在琉璃瓦下
我才能晾晒暗藏的另一半腐朽躯体
贪婪地啜饮花间清露
喂养日复一日的晴朗

鸟雀飞远了
我的双脚开始扎进这片土地
连同我的阴暗与灿烂



作者简介:蔡燕卿,晋江市作家协会理事,东石镇小学教师,作品散见于《泉州文学》《晋江经济报》《蓝鲸诗刊》《星光》等。

小雅